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三

宋 呂祖謙 編

賦

松江秋汎賦

葉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遥山晚碧别浦寒清循遊具區之野縱汎吳松之濆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槁葉微下斜陽半明樵風歸兮自朝暮汐溜湍兮誰送迎浩霜空兮一

色橫霽色兮千名於是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瀾方傾扁舟獨詣社橘初黃汀葭餘翠鶖鷺朋飛別鵠孤唳聽漁根之遞響聞妝笛之長吹旣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結欷若夫敵寇初平霸圖方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貪餌而登鉤鹿走險而忌命一旦辭禄揚舲高泳功崇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耀不融洛塵其蒙宗城寡扞王國爭雄拂衣容右振耀江東拖翠綸兮波上膾蟬翼兮柈中儻卽時之有適遑我後之爲

悯至如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槳汀洲片帆煙水夕醉
酒壚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
之多才劇騷人之清思緬三子之芳徽諒隨時之有宜
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機申屠臨河而
蹈甕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謂而然爾豈得已而用之
别有執簡仙瀛持荷帝桂晨韜史氏之筆暮握使臣之
斧登覽有澄清之心臨遣動光華之賦荷從欲之流慈
慰遠游之以懼肇提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濬疏

於匯川其極濟乎珍疇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游濯埃垢於繼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釣右援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邇善利之遠猷彼全身以遠害葢孔臧於自謀鮮鱗在俎真茶滿甌少迴俗士之駕亦未可為玆江之羞

鳴蟬賦　　歐陽脩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

肅祠庭以祇事兮瞻玉宇之峥嵘收視聽以清慮兮齋
予心以薦誠因以靜而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
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隱隱其餘聲乃席
芳約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庭草閒爰有一物鳴于樹顛
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
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
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
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

木茂樹喜清隱一作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宫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虫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哢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污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

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所
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以巧一作已其語言
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
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子亦
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
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虎作蟬聲遂息

秋聲賦　　　　　　　　　　歐陽脩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

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来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斂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凄凄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緑縟而争茂佳木葱蘢而可

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揺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然黑

者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圓丘賦

宋祁

若夫天地之區既奠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隩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我朝之擁歸運也讖函鎬保界之陋鄙周雒渟瀠之淵乃据梁之芒芒偵河之渾渾畫邦畿之千里于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作

邦孚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之
七里得髙丘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闢保坤靈而不遷藏
偉兆於遐葉震元符於兹年此烈祖所以裒神之對神
宗所以放物之蠲真考之所陟降丕后之所周旋蹌列
聖以烝衎總萬靈而賓延翕降監之厚福焯巍巍而七
原則晉考卜乎委粟漢肸飾乎甘泉曾不得望我之末
光絕炎況並驅而濟肩哉敢問圜丘之狀也其何如矣
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崔巍以鬱律兮外博敞而神麗

迦朱鳥以高峙兮槩瑰魁而邪峙休氣回復乎其椒兮
滎泉滋滲兮其止䰕魅不若泯伏於其遠兮神明肅然
離衛乎其邇於是攘之辟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炊
其畷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陛列道糊頳重營界
紫𦈢縮板以作勞不藉羼而貽侈因天質之自然非人
力之攸致崒兮似高山之在周邦截焉若隆脽之亘汾
涖及夫涓日肇祀于郊之宫陶匏尚質金石有容璧奠
褥以蒼蒼兮鼎歆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行乎坎閭兮

有司守燎粲爛乎壇中穆穆天子相維辟公㦸㦸氣以彊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黄之雍雍合蕭薌於欽柴曳髙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隤祉奮光明於亡窮䟦乎巳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内出者無正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乎位而升配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九州以獻力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取至誠爲貴則斯立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埸

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馮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魄寶於

颷歘責黄圖之方志彼草樓列仙之館像設梵王之廬

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

尚且落成者畝吻而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

以語怪溺丘明之好巫獨圜丘巋而遺美寧儒者佁儗

而末之思歟遂作頌曰屹圜壇赫盱盱大盤盤兮君之

升帝是饗蛩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

萬斯年長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宋祁

癸酉之仲夏予授詔修書寓於右史院紬繹多暇裴回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疎瘠垂實甚寡予且玩且嗟以為省戶凝切禁廷敞閑人不夭摧禽不棲啄與平原槁壤有閒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悴葉芸不為時珍何邪得非地以所宜為安根以屢徙為危封殖浸灌信美非願因為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苜蓿

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偏殖乎離宮去葱雪之寒鄉託崤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玩之可使蠲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適因少而獲貴鄙柚苞之輕俛賤蔗境之塵滓粤何人斯殖我于兹託深嚴之祕署切轇轕之文榱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乎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並滋布涼影於月宮獵重葩於禁颸蔽風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遠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委質反慘慘而兹瘁之

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是必野荄非曾掖之玩菲實異太官之味困枳橘之屢遷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柳有性不顧栝棬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放之巖際歸之壠陰上數榮於樛木外結庇於緇林蒙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棲息無檢之禽保深根以庇本識繁實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尋亂曰階樂衍華堂萱爭麗枝以萬年為名木以五衢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執荷鈎盾之為地結賞心以自

如非孤生之所冀

詆仙賦　　宋祁

予既守壽春覽郡圖得八公山故老爭言山上有車轍馬跡是淮南王上賓之遺耕者往往得金云丹砂所化可以療病因取班固書葛洪神仙二傳合而質之嗟乎人之好奇而不責實也尚矣而洪又非愚無知者猶憑浮證僞況鄙人委巷語耶作詆仙賦

憫茲俗之鮮知兮徇悠悠之妄陳常牽奇以合怪兮欲

矜已以自神操百世之實亡兮唱千齡之偽存彼淮南之有將兮固殊刺而殞身緣內篇之丕誕兮眩南公之多聞謂八人者語王兮歷倒景而上賓餌王匕之神藥託此軀乎霄晨王負驕以弗虔兮又見謫於列真雖長年之彌億兮屏帑偃而念愆葛傳云仙伯主者奏安不恭乃謫守郥都廁後為散仙念斯事之吾欺兮聊反復乎遺言號聖仙之靈稟兮宜常監德而輔仁不足察王倨貴兮遂引內於天門已乃悟其非是兮胡為賞罰之紛紜寧仙者之回惑兮無

以異乎常人國為墟而嗣絶兮載遺惡而不泯故戚傳其遺金兮證蹄石之餘痕武安陰語而前死兮更生偽鑄以贖論彼逞詐以罔時兮宜自警於斯文

憫獨賦　　宋　祁

憫前人之抗志兮雖有適而遂迷恃我醒於皆醉兮矜獨是於衆非吾固知高木不得林兮孤音鮮與之諧特立廢於曹踞兮一妍掩於萬媸舉吾黨以同寐兮孑予覺其何之越家祀而訶晃兮裸户裎而哂衣奮單辭以

正議兮安足救與談之參差廢介瞭之精覽兮何預羣

蒙之倀嬉屈自高以赴淵兮夷已信而餓薇波濆流而

無益兮返蒙讙而被呰今吾有道於此兮請質古而瑩

疑狂者以不狂者為狂兮飲泉流而後宜非聖者以聖

為非兮均獵較而免譏挫爾方而殺廉兮常偶欣而儷

悲保獨行以中晦兮庶明哲而為期

靈烏賦　　　　梅堯臣

烏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

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趍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脩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鵶鵶兮招唾罵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駿而死行智

鷙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翺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頭無爾累

凌霄華賦　梅堯臣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蔕一作賁布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下覆本幹敵兮不昭嗟兮一作乎此木幾歳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豔而仰翹翹也安知

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汙而自麗芝菌不根而自長或紉珮帶或采頃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荄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栟櫚賦

劉　敞

圓方相磨純粹精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栟櫚榮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

附枝匪其旁兮密葉森森劍戟鋩兮溫潤可親㢘而不
傷兮雪霜青青不畀僵兮壽比南山邈其無疆兮被髮
丈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蹇無所妨兮苦身克己用不
失職兮摩頂至踵尚禹墨兮黄中通理類有得兮屹如
承天孔武且力兮懔其無華不尚色兮表英映衆木如
繩墨兮播棄蠻夷反自匿兮遁世無悶曷幽嘿兮明告
君子吾將以爲則兮

離憂賦　　　　梅堯臣

抱戚戚以長處兮弔愲愲以自眎魂離離以駿邁兮精蒙蒙而就翳氣眥亂以轇轕兮形爽淘而荒瘁信民生之多難兮伊天命之方摯知隕性之無續兮畏忝經而遺義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其狎至卒撫心以抑志兮諒投艱以遺大昌帝堯之餘烈兮歷三正而相仍下天漢而逾熾兮啓東藩於大彭胡亂夏以泯棼兮賢辟世而迅征遡江介以幽處兮汔三徙而弗聲求王明而受福兮祖來儀於太平自彭城以來凡三徙皆江南支羣龍以登績

兮勑體命於遠夷兆别子於都邑兮更名數於京師繇
清白以象賢兮爰額慶而歴兹馭長策以適駿兮周窮
荒而不疑敵輸歡以馴教兮㸌變服而来娱中心實使
生外兮諶大道之難推惟保性之蟬聯兮上參差以千
歳裕後葉之孔艱兮憚情申而事廢志激揚之未究兮
不克荷而為罪誨丁寧之在耳兮洵僶俛而違殆忽馳
思於昊天兮兮又寤辟而自懟務與齡以交永兮且命請
而罔害涼不肖而遘愍兮曽夫人之髣髴原本始而罔

豫兮心溶陽以崩潰硯履厚而載高兮顧生久其誰賴

願去人間以超舉兮復供養以弭憂苟一覿於顏色兮

豈餘生之足留中悒忽而自失兮恭聞命乎前修天不

可以忌兮道不可與謀毋苟襲匹婦以圖諒兮固將徇

騫父以寡尤

石室賦　　狄遵度

石室之幽古城之陬煙剥雨落苔萃蘚稠斷勁頑而植

立攢衆磊而互鳩鼇首屹以孤挺虹氣攄而外浮誚築

金之用侈陋銘燕之積偷傑立西土邈視千秋何愛人而思樹卒頹否之靡由室之經始請稽其紀其人則遠其室甚邇其室也尊維人之繫其繫維何維德之被其被維何撤華於裔棄民而夷嘗亦聞之易夷而民俟其偉而惟蜀之啓邈乎遠矣會牧野而微盧與同導嶓冢而樑檥斯洎或覽力而啓其隘或窮兵而伐其地東抗諸夏之帿右得秦原之臂地不為之限天不設其閉氣清肅而休晏物菴茂而被麗奈何椎髻之與雜卉服之

與俱貪其地則地或爲已有視其民則曰非吾徒已雖
善忍彼亦何辜有大人者民之視圖視爾之鄙嗟予其
吁曰吾不至將彼之愚敎而有類聖其欺予解辮而冠
削衽而裾疏之濬之使蕩其豬培之養之使豐其枯誘
而利之麾督而趨圜而規之不摯而抅乃豫乃詠以嬉
以娛處乎其變決乎其舒始也夷貉之弗如今也鄒魯
之靡殊始也自我兮居居今也視我兮姁姁孰我有德
室其視諸室之奠兮知公之德安以肆兮室之堅兮知

公之德純以一兮室之磊兮知公之德傑以卓兮室之
魁兮知公之德碩以鉅兮德不可忘室不可隳隳其室
則胡以見公之德泯其德則胡以示後之規孰治其業
我將趍之孰締其跡我將經之故教無俗兮不變俗靡
教兮弗移曰吾之智斯亦其宜曰彼之愚故甚之歟况
乎位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廣居其所為民皆二帝三
王之故俗其所治具皆二帝三王之成謨法不更造事
不更謀曰是憒者奚足以教則斯室也其謂何乎

鑿二江賦

狄遵度

予始至蜀詢諸古之賢於蜀有功者以為無出文翁上者於是作石室賦已而復聞有李侯者於蜀有大功焉二人者用力於民雖有勞逸然參其功亦其等耳於是又為之賦鑿二江使蜀之民知蜀之所以為蜀皆二公之力乎

嗚呼吾聞魚鳧氏以降秦太守之前蜀之為國不幾千萬年方二江之害被茲土以禹之功不是施兮嗟後來

亦奚言彼民之昏溺兮無乃得之於天不能遷土而改宅兮其流漂亦誰究勁崖挺以中亞兮激狂瀾而右旋橫鶩折走莫知其所之兮吼穹谷而下穿蛟鼉鼈呀以相濡兮何允蠢而緣延嘬膚吮血沸以咀嚼兮咸飫腐而胞膻雈蒲菱芡紛以相被兮汙百頃之良田土不蓺而民無所食兮孰與奏其艱鮮民之害固不可終極兮歷百千萬世天乃受之以賢曰噫中國之無人遂使民至於此焉天之生斯民兮故使之食飽而居安降巨菑

以漂之兮天之意不然水之性固就下善利兮決之則
宣濬九川而距四海亦奚艱且九載之孜孜民不憚苦
而訢煩益因利而為利兮勞之在先不忍一勤其力兮
乃至鶩萬世而害弗捐胡不浚發其利源剷削其害根
巨崖剖以鏬裂兮砉頽乾而陷坤怒石奮以交墜兮吁
雹走而雷奔蕩重淵以傾覆兮喪百怪之精魂雲轉霧
溢盤薄蹙蹜兮注壑于其閒寂寥散漫肆以長往兮若
氣散於坯渾決其餘以旁流兮居其側數百頃皆膏腴

之上珍民降丘而下宅兮若蟻聚而蜂屯則幾年幾世之積害一日刷去兮不啻捐芥而蕩塵嗚呼蜀之爲國非地之中宜乎夷貊之雜處魚鼈之與同有李侯者至然后別類於水物有仲翁者至然后同俗於華風然則今所棟宇而處衣冠而嬉皆二公之所賜若李侯者事固所莫得而繼彼仲翁之教亦何憚而弗爲嗚呼以禹之功至大至神括六合以横被疇有存而勿論于兹爲害獨不得閒無乃力所不洎兮抑亦遺其功於後人而

令而後乃知民未得所欲事或有不利先世所未暇除去聖人所未及裁制苟有志於生民皆吾人之所事若曰兹事體大必聖人而后為則小子也不敢與知

交趾獻奇獸賦　司馬光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邇無不協遠無不臻粤有交趾來獻其麟其為狀也熊頸而鳥喝豨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則有鱗其力甚武其心則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諜靡得而詢於是降輶車之

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濆曠
時月而陟萬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
士南金象齒之珍歛紫闥而坌入充彤庭而並陳於是
羣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陛下
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宗祧純孝烝烝小
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忌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咨於軌則
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非食宮室觀臺無襲刻之華
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朝夕

此皆帝王所不能為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怵惕是以方内乂寧黎民滋殖垂髫之童耳皆習於詩禮戴白之叟目不覩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跂行喙息無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嚮臻靈獸所以來格雖漢室之初黑鷴貢於絶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丕績不亦偉乎皇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天下也正

心以為本修身以為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朝衆和而
羣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其微今邦
雖康未能復漢唐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之時況物
尚疵癘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未安而忘
危享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獸也生嶺嶠之外出
沮澤之湄安其來吾德不為之大縱其去吾德不為之
虧奈何貪其琛賮之美悅其鱗介之奇容其欺紿之語
聽其諂諛之辭以惑遠近之望以為蠻夷之嗤不若以

迎獸之勞為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為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葳蕤豫耳目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羣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戇所不及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黄髮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棄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皐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執之淵源覽皇

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興民之利若療夫饑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賜予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須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葛而冬有裘居有倉而行有糗絲纊之饒足以養其老甘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途之人恥爭而喜讓閭閻之俗棄澆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㢋裘之長頓顙而讋服祝髮之渠回

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僣服而請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輳甘露霡霂於林薄醴泉觱沸於嵌竇平慮羅植於階所朱草叢生於庭霤鳳皇長離騈枝而結巢黄龍騶虞羣友而為畜由是觀之則彼裔夷之凡禽獐海之怪獸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豆夫又何足以耗水衡之芻而汚百里之囿者哉

思歸賦　　　　王安石

蹇吾南兮安之恭吾北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𡿖風脩脩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盡歸兮盡去兮獨何乎此旅

歷山賦　　王安石

餘姚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

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嶶嶶兮予汝耕之孰汝彊之此匪予私云然兮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嶶嶶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

事君賦　　　王　回

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則異矢中心而自贊兮非有道曷明其所爲葢圖國之在人兮我得之故爲貴若貸

私之不敢愛兮奉君欲之所便役股肱而忘死兮濟君
難於已然豈不輸忠而塞報兮奈何猶憾於天倬我圖
而孔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閲萬物之至衆兮孰一人之
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賴先權於取捨張有司而賦政
兮寄聰明於夙夜儻虛其人而瘝厥官兮雖有食而誰
暇彙以進夫賢能兮罄嵓澤而無留但見朝大夫士兮
暨四方之守侯咸顯任其所知兮逆交泰之時休君無
為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優游昔重華之阏唐兮拔嶽

攷與禹稷文命躡其近武兮晤臯陶而謨九德摯𠃓夾以相湯兮美遂良而舉直文公作周衡兮向勤訓於三宅其誠薦於天地兮況我民之訓格君臣享其淑問兮詒萬世之矜式亞斯之不敢緩兮亦何世而無人隨小大以成功兮但挾霸而未純諒要道之自然兮如歳運於陽春迷咫步以它之兮固治亂之所分臧仲之蔽展禽兮坐掛譏於竊位公孫託擯於仲舒兮衆交詆其疾忌夫豈不念於善傳兮反貪巧而速累曾莫望於貸之

徒兮猶可以逃罪彼匠者之構廈兮操斧墨而自能楩
楠老於深林兮斧墨具而焉程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
命而有成感先儒之詁言兮聊頌箴而一明

宋文鑑卷三

宋文鑑卷四

宋 呂祖謙 編

賦

抱關賦 王回

嘉祐五年回始仕爲衛真主簿日負吏責憫巳之不如古人也作抱關賦

抱關之無責兮聊可充吾食兮匪可食兮吾何易兮抱

闢之無愧兮聊可由吾仕兮匪可仕兮吾何累兮抱闢之無悶兮聊可託吾遯兮匪可遯兮吾何慁兮

駟不及舌賦　王回

彼駟能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纔聞耳萬里遠矣駟行有疆聞耳甚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逢艱不可控留一出諸口死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避葢古君子取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今

責難賦　王回

臣畀而君尊兮侔地道之承天北面贄以伏朝兮南面受之偃然役股肱於夙夜兮須有命而後虔含厥美以自忠兮避成功而不敢先何責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獨傳益曰善之為猷兮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所禀兮覺初微而漸頑儻一失其本源兮外物來而横逆況宅𢪛於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甚者喪其家國賢臣出而登用兮爵既好而禄又豐師保阿焉受教兮箴諫謹於羣工匪聖法而不敢述兮推

天命於始終使吾君至誠兮執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違
其所忍兮仁無不恕使吾君恥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
使吾君不敢慢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
理而無鑿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思而劬君之力兮誰
吾謂倨葢志行則爵祿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舜禹之
相尭兮斯猷著於典謨商摯慕其遺風兮引撻市而為
虞說冢宰於武丁兮繩正木而靡渝周公之告孺子兮
揚文武之永圖召伯又歌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

孔孟之游於衰世兮固守經而嚴如宜其名實之一揆
兮彼興廢何區區後千載豈無臣兮忌鑽仰於我極逢
君欲以就利兮凡枉尋而直尺量君才爲不及兮聊順
時而姑息詆高論曰迂闊兮喜近巳而循迹嗚呼君名
貶於雜霸兮專頌美於在昔臣不恭莫甚於此兮徒没
齒而愧惕竊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逆衝知正巳而
民服兮破俗辯之刑名既柔遠而能邇兮尚惜其學略
而功速成作正位之儆戒兮雖芻蕘者亦聽匪吾言之

能賦兮唯尚文之易明

愛人賦

王回

俶天民之秉彛兮同懿德而自好縱百骸以循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捨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氏之求志兮忌違禮而寢於大夫之簀感童子之關諷兮雖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春務養吾欲兮何屑屑而姑息詒話言於一朝兮可推而措諸靡極謚曰德之為物兮在巳而不在他焉其形

輶於鴻毛兮其力重於太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
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敺而復遷孝
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
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專責難於可願禮莫隆於
任臣兮敕欽職而有間莫戚於夫婦之際兮風雎鳩而
誰溷莫孺於兄弟之間兮泣關弓而彌怨莫樂於朋友
之交兮競切嗟而成信其餘泛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
求而敢倦興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纔謚爲恭納寵

孽於驕奢兮衛莊侯卒覆其宗逢主欲以厚斂兮冉求
服鳴鼓之攻王僚試於私人兮形變雅之大東忩同牀
之干政兮嬉妲繼以興戎小不忍於咈毋兮鄭克叔而
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況巧言與佞色兮
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爲効歷
萬古而猶惑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
方循理而造要庶無忝於曽氏之言兮聊矢賦而彌卲

大報天賦　　　　范　鎮

大宋七十有二載符節合於聖神陶鈞運於真宰化至而乾用九令行而夙不再泰山四維分固基圖而靜寧黄河一清分撫期運而茂對元尊降休其如響富媪効珍而弗愛星氣交見景炎青赤之光魚馬兩至道出東西之海於時百靈會鈞天之游萬物極崇丘之大鑿井者罔識帝力仰盆者不知天蓋以上方游神治古之表垂意幾成之會道皇極以甚夷基太平而無外重兹盈成罔或遑怠若曰時靡愆伏物不疵癘協氣洪鬯而融

然無際者上穹之保艾邉鄙不聳干戈倒載生靈相與
而讙然於内者三后之大賚按物理以順考會朕躬之
弗逮不有反本之報曷為含生之賴况夫事具往聖之
行文備前世之載緜庭有六宗之禋周家有始祖之配
書以巡嶽而用事禮以掃地而展采總條貫於先猷赫
聲文乎當代上一其唱下百其響伯夷秩宗之典叔孫
奉常之掌咸謹職以先次率參謀而來上僉曰用日之
至吾道之長就國之南吾君之嚮可以為人而祈福示

聖人之能饗也涓辰之良既如是講儀之盛又如彼將
命以方底兆文以疾置敦先令於民聽俾咸知於上意
西踰月氀之垠東走天池之紀北窮祝栗之野南極濮
鉛之地雷出而奮豫風興而披靡穹居卉服華體本鳶
之酋鑿首貫胸雕身反踵之帥尋聲望景知中國之有
至仁梯虛航深示戎狄之無外事順走我轍跡服馴率
我鞭轡迺有雙觡共骶之獸赤汗赭沫之駟浮琛没羽之
珍文鉞碧砮之輿諸福之物倜儻奇偉衆變之狀爍爛

謫詭按圖諜而未書歷封禪而不至滔滔焉峩峩焉來
助祭者波委而獄峙吾皇游巖廓操絕瑞嘉聞聲教之
遠樂觀儀物之備逦飭四方近逮周行搜傑索俊提忠
挈良相與齊於蟺蜎蠖濩之中思所并而周流常羊者
已在出警之先期也闞䑸削其如倚鋪首呀而欲驤行
喔默而下垂樂宫屼其高張八校拱者五旗司方禮器
之葳蕤軍裝之陸梁錯文以章藻采兮四會五達之莊
既法從之肸飾倏呼鞭之對揚神扶絳晨乾行東廂左

黄鍾兮五應以俱動前式道兮三侯而相望始乘輿也顒顒昂昂奮至德之光大明登兮重昏破而羣陰藏旣遵途也秋秋蹌蹌走萬人之望駭飈馳兮浮埃沈而瑞氣翔參忠信於倚衡兮遠何適而不滅總德法而不防嶽然其不動兮躬自厚而矜莊春然其太和兮躬不違而滋涼顧儲思於逆釐之事也徑息駕乎列仙之場儼陟降以肅潔兮杳悟靈於忽恍平款謁之辭稱畢孝思之容外溢葺然如傷沛然不懌念報天之罔極顧履霜

而懷愓莫重乎禮經之五以觀乎世廟之七内則樂𤔷
羽𦐂旄狄薦苾芬儀赫奕遅奉乎明靈之来格外則熊
司旗虎視戟感振厲氣敎鬱肅陳乎游徼之騈坒俄而
傳呼旦之聲嚴出廟之蹕眄重闉以南直届夫禮神之
室觀夫涂大朱以洞闢壇八觚而翼騫颯紳綏之綷縩
顙貊蟬之葱芊上摩星以旓雲下藻野而縟川聖人凝
旒以則數薦璧而象圓樂六變而導和爵三獻而告虔
百神爰瑞以祖洽四方承守而来旋啓膟膋之芬膏焜

樵蒸於高煙杳馨明之升聞藹嘉休而肅延迴五輅兮清道御兩觀於中天歌塗巷而沸湧觀堵牆而駢填或陰而霞紛振衣而暫袂方冬而暑盛疊跡而側肩靚糚千車迴轅衡轊岌若移山之行隱如奔雷之聲磕砰磤硡以拱乎神庭鐵衣萬騎奮踶橫逸畠如積雪之繹迅如衝風之疾宛轉絡繹以環於帝室嚴辦兮中外臚句兮上下繩鶴馭以飛書絙鷄竿而肆赦縱係縲以畢出普疵杏而一灑重離之曜大繼明以照四方泰山之雲

不崇朝而偏天下飭飫賜沐純嘏受釐而延膝席飲福而奏需雅太室之聲曼延於壽歷覆盂之安盤固於宗社彼甘泉汾陰后土之祠交門竹宮神光之拜或孜孜於曲請或屑屑於末戒隘哉陋乎曾未知福含生懷萬靈之為大也有一二眉壽頎謂臣曰子游都而盛其際吉其逢者所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矣亦嘗知盛際之所自出吉逢之所由來者乎子少留吾其語汝夫聖人之將有為也必本於仁義聲而為樂文而為禮柄而

刑賞統而祠祭崇讓以樹之懷遠以固之作德以茂之
此古先之能事教化之肇基也故其始下詔則有司指
圖有經叩天進辭相與上乎榮號者當宁却而不名斯
崇讓之至誠也將僎儀則百蠻款塞移珍謁譁象譯厥
角于北闕者本朝羈而不絕斯懷遠之上烈也既已事
縣官去煩削密輕傜緩租驅躋於仁壽者庶黎愉然而
在宥斯作德之洪覆也夫一舉而關衆目非由聖躬發
憤其孰能大圖而殫究乎盍亦接胥庭之圖披羲農之

籙援結繩造契之具迹卷領垂衣之躅料平基緒之馮厚準元精之回復揚波以挹其腴潤擒芳以搴其稠繆然後攄文心散辭氣伏天庭而進牘臣蹶然而仰曰富哉言乎微文人後進生其不識王澤之滲漉也謹拜手而系曰赫赫鉅宋體元垂統升中而奉兮恢恢大圜應聖何言賚社以蕃兮吾皇之隆彼蒼之崇合符無窮兮

鴻慶宮三聖殿賦

劉攽

臣伏見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聖殿以昭孝

明功于天下臣以文學中第太常試官祕書目覩盛事
不敢以鄙薄自絀輒作古賦一篇以歌詠盛德昔靈光
景福之作世稱其美麗然其所謂壯大不出乎雕刻畫
繪文彩之煌煌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民力之衆材木
之多金玉之偉臣以謂聖王有作則必智者獻其巧壯
者輸其力山林不敢愛其材府庫之聚皆所供億也是
物理之常不足以夸大臣愚竊陋之若夫天命廢興之
際聖王授受之符非敏智通達未有能究知其始終者

固難爲寡見淺聞者道也臣竊大之是以略所陋而張所大不敢仰希風人雅頌之列庶幾有其志云爾

益上帝之所選建明聖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而報功焉未有德盛於前功播於後而其子孫寂寥千載無聲者也賢哲所談六籍之云德莫著於有虞功莫隆於五臣禹平水土夏姒以家司徒后稷是教是食肇商興周歷載累百臯陶大理五刑以明于其苗裔乃興于唐若夫董淳耀以攸司奏庶民之鮮食焚山烈澤害服妖

息鳥獸咸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報以位俾秦周繼于其子孫誣祖不紹去火即水叛禮尚刑法以慘急然猶兼六國一天下而不知變于初二世以斃非天不相朕虞之後乃其否德得罪于祖而斷棄也惟伯益之功未報是以天命復集于趙氏焉五代喪德九土分裂海水横流民用墊溺鳥獸昌熾黔首失職滔滔慼慼益若洪流之未闢於是太祖乘火而帝繼益之功天胙吉土曰惟商丘是為星火大辰之居亦曰明堂布政之

由出潛離隱或躍在淵以有九有百度正焉削禍戡亂
出民塗炭風指日舒天地正觀荆燕吳蜀楚越并冀懾
威懷仁奔走失氣崛强者執服柔從者加賜太宗承之
真宗成之登封降禪矢直砥平巍巍乎邈三五而儔儷
彼漢魏之瑣瑣曾何比京夫伯益始掌火而底績而宋
以火帝興于火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可推而類也哉
且夫積功以凝命而創業因物以胙土由土以建號樂
以反初禮不忘其本是故作于原廟建之别都三聖鼎

列大廈以居以答景貺以昭成功俾子孫知厥所由億
兆仰德而不窮也厥後烈風雲雨雷雷震瞿儆戒于下
濫炎流燒天子怵于大異反已正德伏念七年乃其有
得曰天以德訓予而以威震予依類託諭予敢不信夫
政不變不足以化新禮不修不足以化民天之示人若
曰政禮之敝雖祖宗之爲猶當勿憚乎改更於是詔三
事飾九卿和布于舊載損載益以答天誠以舉聖職夫
既天行而日白矣乃復閟宫奬夫神衷三后在天對越

上穹經之營之不日成之閎偉奇麗所以使宮寢之勿踰也清閟窅窔鬼神之所都也絜百圍而置楹兮度千仞以架棟擇一木於萬章兮顧餘羨者猶衆般倕攫人之儔獻巧而林立兮莫不心競而貫用亘長廊其如城兮闢重門其似洞欒拱粲其如星兮侏儒屹其承重如翬斯飛如鳥斯革兮誠可慄其將動闔陰房之窔靜兮雖六月其必寒闢陽榮之敞麗兮蓋中夜而已旦涉廣除而徑上兮每百尺而一級歷青琨之瑩滑兮曾不得

而側立顧風雨之在下兮足以避夫燥濕良非人力之
所為兮宜鬼神之攸集於是使夫設色之工後素之巧
想像形容圖寫必効夫其龍顏日角天質之顯昂兮臣
乃令知真人之異表於是駕鑾輅登玉斗千乘萬騎雲
動而景附兮想平生之豫遊旂常繽紛以施翕兮鍾鼓
軒轟簫管發而啁啾雜魚龍之奇技兮蜿蜒曼延於道
周百神紛而並迎兮出閭闔而御夫龍舟爾乃川后靜
波屏翳息風舳艫相銜若複道之延屬兮亘千里而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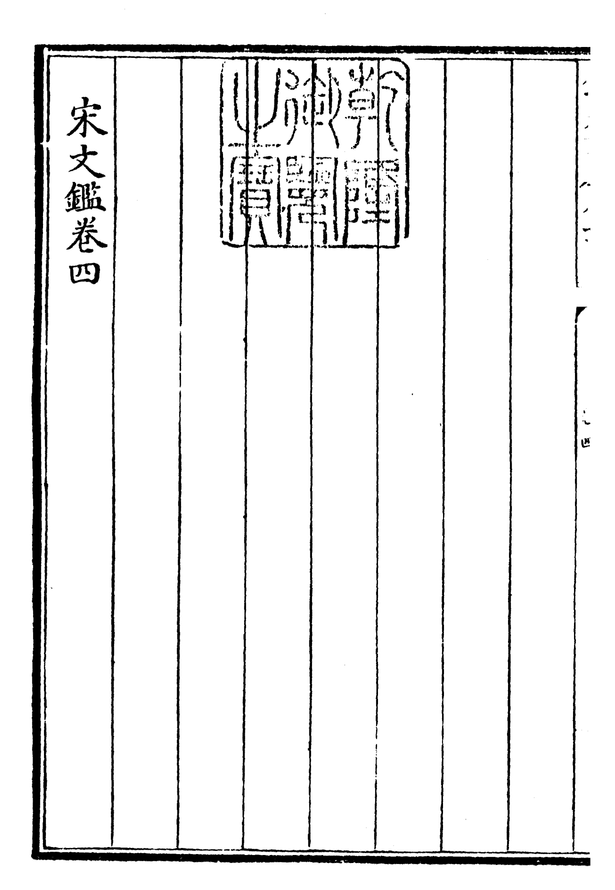
通百工備官而夙設兮棹夫讙呼而奏功惟吉行之五
十兮餘日力而靡窮既屆既止威儀若初以幸夫壽宫
乃即前楹以脩祀事威神如在望之可畏彈金玉以備
用罄飛潛以薦味帷帳莞簟之安肆几杖筆研之儲偫
靡一物之葢闕兮所以廣孝思而盡心志守臣侍祠罔
不肹飾既事而旋闋而莫覿列仙之儒偓佺之倫迎神
頌祇於其側若夫祝融重黎相土閼伯固已喜動乎皝
情見乎色護清蹕而睎盛德也巍巍大哉不可得而記

已且夫天命之不忘人生之大寶也祖宗之有繼子孫之勿替也茲聖王所以繼統垂業起商邁周郇嗣錫羨貽厥孫謀使萬有千歲得以希風而承流也遂作頌曰崇崇商丘大火主兮曰宋之興道是配兮建邦設都以有九土兮有皇上帝明德輔兮伯益之功邈不可忘兮三聖承承有烈光兮奕奕寢廟神翺翔兮于胥萬年尚無疆兮

秋懷賦　　劉攽

世量力以為智兮孰不自師其成心不彊短以彼脩兮
亦各濟其所任葢周任之明清兮予嘗服於德音怪專
直其似愚兮遂底滯而糜沉惟古人有不遇兮亦奚慨
於斯今昔既冠而從仕兮冀陳力而帥職何日月之不
淹兮亹亹至乎不惑世與我其異衷兮增余懷之默默
數糜日而倍參兮顧自竭而安得將奔而及事兮愧初
心而變色譬游者之無術兮念愈躁而逾沒荷衆賢之
并容兮曾介善之不遺辱輿廪之末舉兮遂以造夫攸

司君之門不可以徑入兮既待詔而歷時唯褊心之狷狹兮樂繩墨其自持誠詭遇其有獲兮雖得獸而恥之信天命之有在兮非智勇其孰勿疑時既秋而涼風兮草木落而變衰日月麗於西廂兮蟋蟀迅而鳴悲閱四序之代謝兮既逝者之如斯悼我心之弗獲兮起惆悵而稱詩


宋文鑑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五

宋　呂祖謙　編

賦

不寐賦　劉攽

忳鬱邑其馮中兮何鑒寐其弗曳方永夜之未艾兮廓靜處而長思悼既往之弗及兮慨來今之曷知緒將絶而復續兮精發越而浮移倏四海其再撫兮泯萬朞乎

須臾武勝商而歸周兮天保定其千億叔旦兼乎三王
兮仰勤思而有獲孔潛精於好學兮致憤懣於無益樂
好善而用魯兮孟見喜乎顏色仁弗遇於衛頃兮願奮
飛而不得翟相氣而見祥兮獻肇謀乎虞虢彼遠慮之
與近思兮智與愚皆從其職嗟民生之多艱兮嗟以心
為形役君子有不安其命兮小民有度其力非蚑虵之
嗜膚兮曽内懷於大棘惟昔夢之蘧蘧兮既悵然而獨
寐亮伐柯之不遠兮何内轐而宊固希聖人之大覺兮

綿萬世而不遇幸曲肱而自怡兮庶無迷於初度

拙賦　　周惇頤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

洛陽懷古賦　　邵雍

洛陽之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

此治平歳㑹秋乗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宫寺三寳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来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懐古之感以通諷諭君玉好賦以賦言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懐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髙下焕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

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于方来不號令于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宫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綦布荒而為平野鑾輿曽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内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

賦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来之國家也噫太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軏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獘曹之擅幸漢之衰如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饑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闗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殭而

惛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鷄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苞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為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

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為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鋭鉾鏑峻金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于秋霜竦民聽于上下慴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為乎其四曰時若傷之于隨失之于寛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旣利不能勝害故狂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所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

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鈌鈌既上下以
交虛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
犯厚其賦歛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
矣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豐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
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輕
逆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
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
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

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苐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删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為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為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為霸事則請執地道焉

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與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灩澦堆賦　　蘇軾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葢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瀰漫浩汗横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曽不及其十一茍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来奔騰迅快盡鋭於瞿唐之口則其嶮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

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
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
有必然之理掀騰悖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
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灧澦之崔巍然
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
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
摧忽峽口之逼窄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

而戰乎灎澦之下喧豗震掉盡力以與石鬬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鈎援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劔折兮迤邐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汩汩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説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蘇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宫覽江上之重山兮曰

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沈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噭噭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既不能力爭而彊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寃兮馮夷教之以上訴

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巍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随俗變化斵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為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不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

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蘇軾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横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横潰襲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

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
初鋒於末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
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
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
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
懐長才而自涗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得過故城
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汎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虚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

不絶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徳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徳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

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葢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閒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

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　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過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脱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餚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

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髙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葢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来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

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户視之不見其處

秋陽賦　蘇軾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

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為一后土冒沒舟行城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遷晝燥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吳有田一廛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

面垢落墍之塗目泣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隣悄然鸛鶴鳴於户庭婦宵興而永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年怨箕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鐘其鏜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景飛於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痿而起行如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

赫然而炎非其虐穋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之炎者也云何以夏為盾而以冬為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羣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居不障户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忌秋陽之德公子拊掌一笑而作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

貿而死斤斧於鴻毛効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嘻作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兑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澤於烹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烝羔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

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掛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眇𪛉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榼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餔歠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懷歸賦　　沈括

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兮欲終往而安即披荆榛以孤鶩涉大塗之梗塞投㞞

顔以坌入孰爲眠而朝食鬱欻一山而百折兮况千里之綿邈高浪鱗卷而電劃兮近不保乎咫尺嗟予子乘此而安之兮託扶揺以寸翮吾一念子之往兮意兀兀硉而屹栗彼夫人之聖哲寧有欲乎顛躓摩冥冥之無窮抽萬世之潛默雖皎中而自信亦終壈坎而莫覿來之不可與謀兮果去亦庸何傷既振轡而大驅兮盍倡佯其所適期無羨於古人兮苟亦善吾之令德終曠蕩之可驟兮信幽履之不惑

黄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茭完窒隙穴以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雨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屨履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亡故水大至民不

潰方水之淫也汗漫千餘里漂廬舍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檝載糗糧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旣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堤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旣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黄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黄樓覽

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蹙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
二十餘年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
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
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
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
窺吾墉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

乎其外水迴洑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堭壍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鼙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閻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柹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潺湲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中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

為帶平皐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横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霮䨴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絶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没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峰巋乎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嵬峩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玦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鴻羣往白鳥孤没横

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淡漫古汴合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薄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檻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潏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棄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

童埶窮力竭化爲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益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陳迹閔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墮攜扶而出

宋文鑑卷五

宋文鑑卷六

宋　呂祖謙　編

賦

感山賦

崔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畧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闖然踵門悦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賔請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叙山中之遺懽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于羣經兹其不言疑木之行試為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賛之處士曰夫坤

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為之首自首而下峽𡸣屹嶠無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横二千餘里北為戎狄南為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髀保章參地之形兹為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逄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為名丘妥為平岡歸乎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邐迤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

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北山也吾莫知其所極北其知言哉如彼大邪圻鈎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㘭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𪊽翟察而知驥之貴尸佼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

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發歎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濬之祥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熉霍褰吾襟共附吾肘纒千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其躪蹂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嶔岑參錯飣餖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以奇巘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擲大帝之寶授上晻曖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鬬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内而朦輳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

渟池瀫易涑沁淇潼清源濟溴奄呴將迎縱橫漱激安
陽巨馬出其夸白絫北涿度其液觸遙阜以孤引潄滎
光而歷冪凝染漸漬㠯青貯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
開社有伯以風主咸以雲主澤虪手熯陽覆手霹靂近
靡百城遠霈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
不得為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其
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于成王自時建
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

春秋之後唯晉為彊大抵以兵為阻以險為防守不敢弛戰不敢忘越至畢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内或主山西或主河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頸或恃為腹心屯留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側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地不少退如羆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牙鋒鍔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搴旗虜將而為樂不然假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琲重璞不敢不獻雖

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
間烹四十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
荒城豆分棊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
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獸
裴徊陵陸踰跐陂阜裁約六國睥睨九道孰為龍首孰
為天竈向背孰徙草木孰遘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
孰廣南北孰衰為虵孰尾為鸛孰噣孰方孰圓孰牝孰
牡衝輪孰敏沮隔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

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候孰可接戰孰可挑鬬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逐敗此孰救佯道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皆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靷忩豢去就所過之邑鶻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為縱横家隨以此售闗謦遲速稱晝貪富矯尾厲角恐愒黐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畯不能糾其繆中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

建功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塹此山之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使天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后西向以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

天下者唐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薊西臨順檀龍裹控外聯區接寰州開其隅邑疏其間衡而為壘缺而為闕有朝歌内黄黎陽之支離有五原高平廣民之依攀前規成皐逆嬰邯鄲收褰帷趣駕之威宰𧦬笏假轡之官大城望之如雲小城夾而金安各負城勢熊驤虺蟠宿貔貅之徜徉峙芻粟之巑岏此又其山古今因人以明效者也偏隅之祲蒸鬱成象或為樓闕或類亭障下利懇闢其土白壤穀備五種頳粟豈

襬以陶則不窳以牧則易長騂騧騜騢騆驪驖駔縏鬣赤啄黄脊白顙奇毛異骨駧駾駃驡或出凹揜或會廣敞或隨齕而乍散或就飲以羣往秦青覩之而目眩造父逢之而伎癢若乃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葉畫脫川原蕭爽挺逸彩之跡瞬厲雄心之倜儻分騰而郊野暗聚鳴而阬谷響最下者羸粮載士日中而馳百里鳳臆蘭筋探前抉後何止乎蹄間三丈馬之所施險之所依有德者然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失其宜則是

二者在所為盜賊之資司馬侯告晉侯以先王之不務

者非棄之也而吳起言商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則

宣帝處先零金城而終貽漢患武帝倚元海幷州而俄

傾晉基自後聰曜石勒姚萇李龍元魏高齊諸苻慕容

呼侶嘯類提羌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

鄴下或渡軍河中或改元離石之北或僣號汾河之東

胡塵一蹴三闕遂空長汾之城洛陽之宮搖鑾長驅傳

國都而扼蹤暴衣冠於塗炭客宗廟於妖咒更帝迭王

抑為盛衰其四方簡册不可得而書者几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為彼君者始之失於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子登髙慮遠所宜追述為萬世深誡者也當彼之時國中窄而山中寛天下危而山中安外憸人茍容以盜官兮内浩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滯之辛酸兮内遊鹿豕其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内交讓乎瓢簞外伏椹縮刎以銜冤兮内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其迹其動如

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
媧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朮而採芝或吞陽而嗽
液或自耦於樵釣或偶懐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
舉之歸策壄王二老猶自輕之士壺闗令狐殆多言之
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尚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
逸也即以仰之首名歸山嶺營紆餘巉巖屭顔曳泉紳
之飄颻束雲衣之迴還積衆精於寶姥糝靈氣於天丹
矗雺霞之朝霞谽光怪之宵環其金則鈑錫鏐銑鐐鑗

鏞鋄其玉則瓊玖璓瑁璒琦璵璠石黃緑而青碧珠玟瑰而木難餘粮石脂之磽砐赭堊理長之爛煸陰映究倚穹注蜡聯緜絺氈𦆂鉛鹽銅礬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神鋼是取逗落液於庳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勇回歐冶之靈顱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其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豪鷹窟生崚嶒貌如秋胡皎月明星呴揆利戟足卷枯荊鵰趨鶚隨往還青冥木棲則鶺鸓鸑鸛水止則鵁翠鳧鶄殊

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回角馬尾聲若鐘磬以出為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麏鹿貒貜行搏坐噬草則紫團之薓勤母漏盧麋銜牡蒙蘋蓉首烏牛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蕦如雷芘胡雲英玉支觧蠡菴蕳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態夭鞣芳臭粉敷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珎傳太一或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蹊梗柟楓檜思仲蕪荑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樅檍槐棗棠榴槔黎陽櫨檿桑枌榆棪

櫬交抵竝節韜唐蔭隄身緣中材實資療飢松栢千歲
蹇金石姿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
尋而後有枝遠而望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
其圓中規參差欑槮下隔百步猶樛戞而相羃公子矍
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
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於上或受計其中
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陛下臨御以來四十餘
年未聞圖苑囿之觀土木之工户牖朱綠之飾詒五歲

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視
怵然咸願獻力京師進祺皇躬聽鐘鼓管籥之音瞻車
馬羽旄之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潞
之人披蒼莽伐崆巃賤新甫之得簡徂徠之封激春淫
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為新宮以壯閭乎
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闈秘廬侍從兮蜿蟬翠旗黄屋徃
來其沖融追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問之
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勸

沮之典絶苟簡異同之政廣廡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為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覲民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温恭之人以為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别屯之任以覲其所莅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為牢籠欲發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揖者剥者斵者烹者掇者熬者弋者四時憧憧皆民所同庶賓之淪幽萬模之紛紜雕䕶彩

製羽毛㲯弓矢鎧楯之材輿馬骨革之倫被服纎華鼓
鑄精珍三十取一歸于縣官寧有闒子富而父貧興利
如此顧不為偉歟公子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
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況乃三晉人號
沉鷙孕鶉火之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
利蕺淫蠱狂厲之感無喘夜皸瘃之累專思慮而喜任
俠貴然諾而多懻忮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
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義氣相視馳馬射

獸以為樂投石拔距以為戲悲歌慷慨以攄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其土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粤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

河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為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壖殭佚暴王讋頓蹻蹮納士稱臣冠佩隣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

威之使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爲林轉粮如川斷石嶺之𢈔刻隆戍之堅躬擐甲胄𠜾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馬追我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屯許北國之通和勅猛將之疏軍以至陛下仁風徳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才力未嘗疲其身意辯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尚勇者不知攻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

者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玆奈何合之深山觸鷙猛而爲効敵之怒心鏉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濵之鹽千百良民化爲頑兵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淩始逭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横行鎮之常員則威有所不足列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馬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葬食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修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鋭以鋒刃俾持以趁逐其蟲虵剏其室廬

剡木成舟結繩爲罟剡木爲矢弦木爲弧以飲以食以
畋以漁服牛軺馬紡績鏝鋤後王因之訖今以娱安有
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繹封
楚魚鹽之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騖不數十年
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
侮調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
護以使者之能葢建隆初興通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
息而艱行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

之岷弗邺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榷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宮乎厭江陵之瑰幹空鄧林之巨樹山鬼見禜而儵爍坤后斥緼而容與青帝執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䁥覼其㣲纆捨倕蒱之神明其斤斧㦸魯鎮以為址判湘巒以為礎趨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橑雲縮萬堵塗以齊赭䝞以虢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瑶琨與織貝荆砮丹而箘簵蒙羽之纎縞淍灑之臬紵優尊而百

禮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東被于琉球西薄乎羊同南暢于訶陵北憺乎空峒積摯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克徒念覃懷之城三河之衝涽斷乎滄溟背棲乎犬戎齊楚甌越魯鄭巴邛轅有所不適檝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其貲即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去於農希馬而之府馬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河之逢流離其

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椎埋以成風故先諸權
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虐湯鑄莊山之
幣而救無糧之凶非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
就功如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啟其封設坐視
天財而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為兵徒示二敵之涵
容處士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
居臣民今游犬羊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馬吾非
有以守之殆由天設于王公帝限乎犲狼若之何侵而

夷之以紓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聞於灌爪兵或興於爭桑投蒭生心文子之至喻牛甘必鬬管堅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為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發囷倉善賈之行不念胠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大入則小或可踈令防秋之兵不寄之土豪而

歲起屯戍繕治之物不蓄於涿州而授於京都不募人
訪銅而私貮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遺計若此
庸爲利歟由衆人馬南牧之慮將智者兮北伐之涂推
石傳土決其戍功束馬懸車胙乎能事突收燕樂捐范
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
輕軍發羌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辨
既久色相不平抗袂俱起質于先生先生輾然而笑適
然而興曰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

而不以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㬥貨幣之誅戕不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于天元降為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為公卿出為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育人民所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葢天下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修其

業愚者雖甚欲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
貲大姓之家列肆侔於府庫邸第羅於康莊金紺采綴
鋄劘焜煌被以黼綉裹以雕墻狗馬棄齊民之食飲輿
妾賤士夫之衣裳賓昏祠𦵏隳敗紀綱通吏賈法陰淫
陸梁其憑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彊畜奴如兵占
田論鄉主逋豢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為常州縣徒吏
私為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出
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究轉槖潰

輸幾侯而幾王彊桀相師極欲為威怒綱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刋剥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稺曲直之所宜積之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輕貧者勞而愈儆誓窮原數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為災而彼反為宜從是其坻匿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蓄畋不時而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餱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以克

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為狸而畜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
厚生無發斂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廢崇邱之詩
或者縣官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上苛之
以敲笞下撓之以追催索之于邇則此既莫有求之于
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跱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
制百姓之命朞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才如是不已
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為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
其安所為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固乎

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録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為斃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虵豕下者抵禁而趍口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續盜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與言治禁餳存省米之説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類推事為之法物為之制數罟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

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器器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絻君子不履絲屨為農者不得為工為士者不得為賈天王之尊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既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

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朌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于後王修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吏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摯而罻羅興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鷙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擭既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于金玉錫石丱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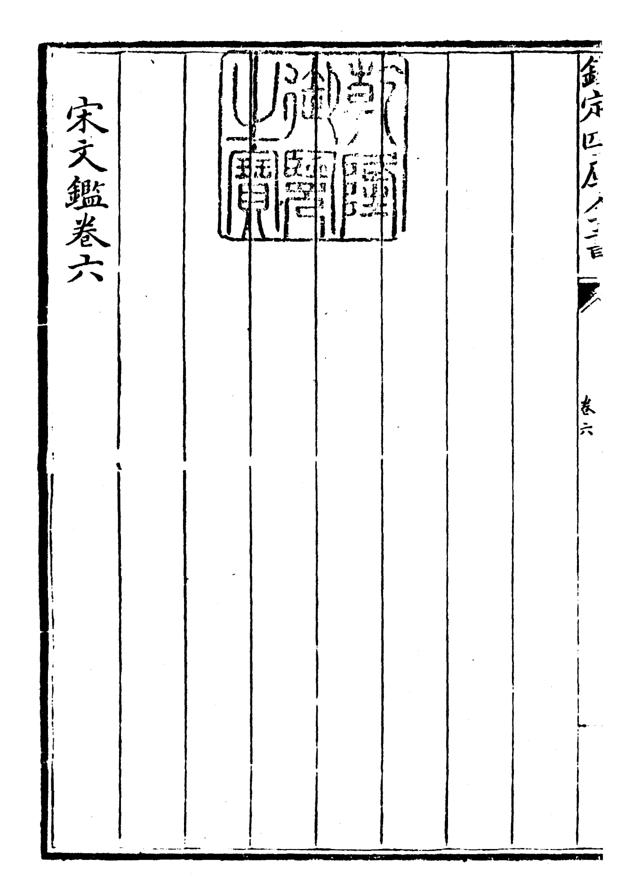
其孳育以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盂軻陳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蕃以谷量纍纍如山岳渾渾如河江山出銀甕丹甑椒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于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尨眉耇耇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

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已之誠在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為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為本學以力行為

貴居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齊力恊議臯陶謨而失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傑不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為耳聽衆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為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既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

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隤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晝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湍邱垤之山貫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糅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汩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踽踽媿謝不敏請為弟子既而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名之臣欲有謀焉

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緑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虢叔齊桓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怳若自失再拜而罷



宋文鑑卷六